



交換 舞 伴

水菱◇◆著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

交 換 舞 伴

水 菱◇◆著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交换舞伴/水菱著. —南昌: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05.

ISBN 7-80647-799-3

I. 交... II. 水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04157 号

书 名:交换舞伴

作 者:水 菱

出 版:百花洲文艺出版社(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)
发 行

网 址:WWW.BHZWY.COM

经 销: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南昌市光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850mm × 1168mm 1/32

印 张:6.75

插 页:1

字 数:15 万

版 次:2005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1—2000

定 价:16.00 元

ISBN 7-80647-799-3/I·502

邮政编码:330006

电话:0791-6894790

(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、装订错误,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自序

写作是灵,是精,是一个人心力的极致。但若只用心来写还不够,真正好的作家应是用生命来写作。可惜我们生活在一个现实的社会,挣扎在一个快餐的年代,正道力量太小,许多人淹没在横流的物欲中,悲哀而无奈。西方人说:“权力使人腐化,诗使人净化。”若无少数清流坚持,希望真会成绝望。因此,我们无须抱怨,是对的就永不放弃。这也就是我写《交换舞伴》的潜在动机。

曾有人说,中国传统文化中独缺灵性。明朝末年,抗清英雄黄道周上刑场被人当猴戏看。清朝戊戌政变六君子受刑时也被人当热闹看。两事相隔三百年,人却没变。现代的快餐社会就更难有灵性的土壤了。但灵性——或说人自身的价值、人的良知的价值,任何时候都应是一个社会的生命或灵魂。当今社会光怪怪离的事时有所闻。在有些原本很明白的是非理念上,一些人竟也感到困惑:夺人所爱是否无罪?理智应否控制感情?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是否可取?是否该与中风的父母同住?有的人疏忽于最基本的诚信及礼貌,漠视对承诺的信守,冷血地践踏别人的尊严。有的人对社会规范嗤之以鼻:男人认为只要处理妥当,外遇也没什么不可以;女人公开呐喊两情相悦可以不顾一切;对感情背叛的谴责被视为狭隘的妒嫉。面对所有这一切,你会不震撼、不寒颤?更何况其中很多人还是高级知识分子。如

果你有良知,你会不问:这社会是否病了?

想获得自由要付出一定的代价,这代价就是在另一方面的不自由。人该有的是以尊重别人为前提的自由,所以才有社会人伦规范。没有人伦规范的自由叫野蛮,不叫自由。但并非所有的人都这样想。美国历史上有华盛顿童年砍倒樱桃树后诚实认错的事,对此竟有人辩称其父赞子是不得已,否则华盛顿执在手中的斧头非砍他老爹不可。令我百思不解的是,何以有人会把做人子的心思想得那么龌龊?

放眼当今的人类社会,西风东渐,青出于蓝,许多东方人性观念开放,未婚生子,动辄离婚,崇尚享乐,一切速成。可是即使自由如西方,竟也会听到有所谓的“婚姻博士”还在暗示离婚是次等民族做的事,宣称单亲不该交异性友或再婚等旧观念。这类漠视人性的议论是否又过于严苛?其背景可能是夫妻冷战导致更多的外遇,夫妻不睦引发更多的子女问题。这给了年轻人一个错误导向:宁愿同居而不结婚,也不想生小孩,更不愿承担家庭所带来的种种责任和义务。婚姻若只维持表面,那些因压抑而埋下的地雷与放纵一样会导致问题丛生。过与不及都不妥。而惧怕或逃避现实也不是办法。漠视道德的合理性或自我放逐式的屈就于旧观念,都是开历史倒车。

观念可以不同,规范与法治却不能没有。固然它是人为的,难免有缺失,但总比无限制的混乱要好。现在我们进出有基本的安宁,倘若一个大地震,谁保得了歹徒不趁火打劫?现在你小姐可以迷你裙大胆露,设若一个大战争,谁保得了女人一定不被强暴?社会乱象不能姑息。有人将乱象视为新潮流,认为只要两情相悦,没伤害旁人,有何不可做?事实上,又怎知没伤害旁人?怎知表面或短暂的没伤害就是永久的没伤害?人性有许多

弱点,应当适度控制。

当我们面对现实时,婚姻对相合的人本是美事一桩,实在不合者也有离婚正途可解决。外遇与杂交都是没有担当的行为。这些当事人往往理由一大筐。其实很简单,只要勇于面对现实,将本身的婚姻问题先解决了再谈其他。人随着年龄的增长,会越来越需要勇敢——不只是追求美的勇敢,更是面对丑的勇敢。使人头痛的婚恋问题让人总想逃避它,但它决不会因此而消失,除非你勇敢地去面对。

回顾我已出版过的那些小说的书名,人们或许会误以为我只写爱情。但我相信,如果认真读过我的小说,就会知道我写的其实是人生。如果只写爱情,故事往往就有限或者形成重复的疲乏感。只有写人生,才会无边无际,故事永远也写不完。因为人生层面太广太多。其中情是精髓,一个“情”字往往主导了整个人生路。但“情”可大可小,可重可轻。当它扩张到无边无界时,情的美和伟大就绝非简单的“爱情”两字可以概括了。书名只是一扇门,里面的世界往往不是一个书名可以指代得了的。

《交换舞伴》在初稿完成时曾取名“换夫”。书中写到了这种活动,我想借它来警示社会。后来为了避免错误导向,也让读者有较多的想象空间,特更名为“交换舞伴”,很多人更喜欢这个书名,就被选用了。现实社会里,完美的灵肉结合太少,写此书时我第一次在性的尺度上稍作适度的放松,但也只在必要的情节中才将男女主角的情与性作一种美的溶合,所谓情到深处无怨尤。有些地方我曾边写边落泪。

出此书时,梦里曾出现过一只跟我比赛唱歌的“大企鹅”,我唱高音,它唱中音,我们争唱了半天,最后发现两个必须对唱才好听,且一定要虚心努力才会对得好。这往往也是出版任何书

的内在心路历程。要想让一个作品引起大众共鸣,作者与编者除了自信外还要有一颗善心。非常感谢推出此书的出版社的支持,更感谢那只与我一样坚持到底的大企鹅给我的启示,希望将来它会继续在我梦中出现。

现代人重视市场学,若硬要我说几句与推销有关的话,我相信这本小说会带给读者下列感受:气氛逼真,亲切动人,剖析细腻,它能助你领悟婚姻真义,指引正确方向,且主题厚重,意义深远,探讨感性,增进智能。您若不信,不妨读读看。

写于美国北加州湾区

2004年8月31日

第一章

又是冬季。几日来气温骤降,前两天曾飘着冷飕飕的雨丝,终于太阳露了脸,却又寒意上身。

傍晚,还来不及跟晚霞道别,大地就抹了层黑,云朵厚厚地趴在天上,像墨汁溅到了湿衣,不均匀地拼凑在一起,带了份难耐的诡异。空旷的豪宅仿佛成了没灵魂的躯壳。娟芸站在窗前,往日那种因谨慎、不安、惶恐、逃避所建立起的自卫感几乎消失,没有了委屈与抱怨,像是松弛的弹弓,有些无趣。远离了压力,也缺了股人味。老简的去世,令她有种失落的彷徨,绿卡身份可能会落空,心境也会改变。后者只是暂时的。人往往会被自己的感觉骗倒,其实不过是环境的安全感更替的适应期,一切都该会没事的。

豪宅已被老简捐给“大爱孤儿院”,明天人家就要来重新装修。园丁赫市仍留原职,他已答应娟芸来帮她搬家。房子里的家具及摆设全移走了,卖的卖,送的送,像是被掏空了的篮子,

风一吹就会不见似的。她转头望了一眼偌大的空屋与楼梯，仿佛看见老简生前走梯时那略弓的背脊及经不住风吹的瘦小灰影，心底免不了发毛地浮起一丝恐惧。不安的感觉会消耗精力，她甩甩头，走回原地又专心整理起来。装好的部分纸箱都整齐地堆在卧房与走廊，最后一堆就在客厅了。她身着黑色家居长袍，围着头巾，蹲在地上用胶带封箱，封完朝角落吃力地推去。中央空调系统在低徊的哄哄声中吹出了暖气，温热地传过来，让她的脸有了点血色。她伸手拉下发际垂落的长丝巾，在颈部绕个圈朝后甩了过去，白皙的手臂露出些青筋。她弯了弯发痛的指掌，无奈地搓着手。

正待起身，大门突然开了，进来的是个中等个头的男人，他走近纸箱，隐隐飘来一股难闻的体味。他朝她瞄了一眼，问道：“快弄完了？”没表情的声音在大厅里回荡。她仍坐在地毯上，倦意满面地瞥了他一眼，讨厌他的明知故问。明天房子得空出来，他竟然只会往外跑，一点事也不做。她没好气地拍拍纸箱，对他说：“等这些老简的箱子弄好了，你带走作纪念吧！”他面色苍白，眼睛发出青荧似野兽般的光芒道：“我不想要！”

“是你父亲的遗物哩！你应该留着。”她抬头盯向他。

他仍是摇头，在客厅里走了几步。转身时，他身上那件长及脚踝的深灰色风衣的底部尖角幽幽地飘了起来，像蝙蝠的两个翅膀，扇走了所有的暖意。她突然觉得一股凉意爬上背脊。空屋、蝙蝠，不就是鬼电影里常出现的景象吗？难道他要吓死她？正想到此，她的黑纱巾陡然滑落下来，露出白晰的长颈项。而他，正朝下望着它，且弯下了身躯……天啊！他是蝙蝠，要来吸她的血！她止住呼吸，准备狠狠地发起反击，却见他的手拾起纱巾，温柔地替她绕回了颈项。她像只受惊的小鹿，伸手按住纱

巾，怕被看穿了似的，不安地收回视线。他端详她半天，才说：“你很不错，装箱整理得干干净净的。”说罢他朝前走了几步，侧身望望大厅，见她没说话，转了一半的侧姿又改回了正面，低头向着她，长风衣直直地挺在那儿，那两只利光闪闪的眼睛研究似地朝下端详着她。他牵了牵嘴角又说：“你知道吗，现在社会上，一个三十几岁的单身男人是很吃香的，但我找对象并不在乎女方大我三岁。如果你不是我的继母，如果我当初是在外面认识你，我……可能会追你！”

她闻言缓缓将手放下，摇头道：“可惜我对比我小的男人一点兴趣也没有，尤其是你！”他侧头冷笑了笑，双手插在风衣口袋，晃着蝙蝠的翅膀，走近她身边，原有的异味也被带了过来。他邪眼笑道：“我明天一早就搬出去，今晚是最后一夜住这儿，你……最好把卧房的门锁紧一点！”

这话吓了她一跳，他想怎样？威胁吗？她一动不动地瞅着他。他察觉了，快意堆上脸，抖着身子笑了起来，低头斜睨着她，说：“放心！我不会去侵犯你的。你和他去搞那种什么杂交活动，我可没那么下流！”

“但……老简才有，我并没有，不是你想象的那样！”她辩着。

“什么内容我可没兴趣，我知道是他带你去的，那个俱乐部只有夫妻才能参加。”他说着仰身朝空中噓了口气道：“你是近墨者黑，而且……你根本不知道，他以前还……反正他……他可以，我不可以无义！”

她张口还想说什么，却见他转身大步朝楼上走去，衣角那翅膀甩过一阵风，带走了他的怪味，吹来了她的寒颤。她望一眼最后那袋老简的遗物，转身拖来空纸箱，继续装东西。她从袋中抽

出一个黄纸包，一本蓝色烫金花的小册子随之掉了出来。她好奇地拾起它。很精致的质料，是老简的日记！她翻开溜了一眼，愣住了。几个字跳入眼帘，吸引她不得不读了下去：“6月16日，这天我去了‘黑天鹅’，认识了莉香……”莉香？她不是其昌的前妻吗？怎么回事？她止不住好奇继续翻阅：“……我留着这件被她拉破的衣服也没用，可是……”娟芸翻阅了大半本，面色凝重地睁大眼睛，因震惊而失血的唇微微颤抖。犹豫半晌，她还是合上了那本日记。在放回纸包时她瞥见了那件日记上提到的破汗衫。她一并放回原处，匆匆封了箱，且在箱上特别写了粗大的“JJ”二字。

起身时双腿酸痛异常，她这才发觉自己竟蹲了那么久。勉强撑起身，走动了一下，血液回流后才消除不适。推好箱子，收拾完零碎物，她在空荡荡的客厅伫留片刻，便上楼回了卧房。

她习惯性地锁上门。开灯后想到他先前说的话，又特别推了个装满东西的纸箱挡在门边，倒非真怕他会怎样，只是突然很烦，想把一切都隔在门外。卧房里已堆集了好几个前些天已封好的纸箱，床与家具都没了。她在空荡荡的室内徘徊，把先前准备好的毛毯及枕头移到墙角，贴墙坐了下来，心中反复思量着刚才在日记上读到的事该不该告诉他。不说的话，他明天就带着仇恨走了；说吧，岂不是揭发他父亲的隐私？这对他也是旧伤新痛，且他又会怎么想？唉！

起身踱近窗口，掀开窗帘，在昏黄的灯光下，可以望见斜对面雷家两层楼房的前院。光光的草坪上插着卖屋的招牌，幽暗的窗户毫无动静。雷家早已搬走，定时来割草的梁家也不再出现，而明天她简家也要搬走了。合上帘幕，暗了灯，她将身子蜷缩在地毯上，拉来毛毯盖住身体。黑暗里，她想到宗乔，想到了

狱中的丹娜，视线循着空墙、纸箱停在箱顶那座小电钟上，空寂中钟声格外清晰，想到这是在“贝屋山庄”的最后一夜，她辗转难眠，沉入过去一年的回忆中……

第二章

年节刚过去，冬天的尾巴飘着少见的毛毛雨，诗意的感觉在异国早已淡去。

6

一个下午，雨虽停了，天空却乌云密布，低气压笼罩，像是欲哭无泪，也像是狰狞的警告。娟芸正在租屋内发愁。报上说今天会有暴风雨，万一再漏水怎么办？屋顶上漏水的细缝从床位到厕所都有。她曾在外观察过，这间屋像是后加的建筑，平屋顶没有气温调节的护层，又夹在两栋尖顶的主房之间，一旦漏水，两头雨水往下灌，水势会很猛。曾向房东反映过，也没见有任何动作。想了一下，她找出了自己衣柜内一块大的透明塑料布，或许可救急用。可是，天哪！那么高，得怎样钉上去？又能支撑多久？走进厕所，见浴缸顶上的天花板已泛黄，污霉的一大片水渍。她双手抱胸忧虑地蹙着眉。“铃……”电话铃声刺耳地传来，她转身去床边抓过听筒，耳朵冲入一道急性的噪音：“娟芸！别忘了晚上八点‘单身联谊社’的舞会，我来接你！”

“哦，丹娜，我怕去不成了。”娟芸盯着窗外

的阴霾，为难地说。

“为什么？你答应我去的！”丹娜不满。

“外头天阴阴的，恐怕要下雨，我住处会漏水的。”娟芸回答。

“告诉房东嘛！”

“有呀！房东说没大碍，但我很担心哩！”

“不会的，就算会也是小雨。你别担心，我们先去，下雨就早点回来。”丹娜坚持。

娟芸想起上回那位太太在会场虚报炸弹的风波，心底发毛，但又不想吓到丹娜，便说：“我又不太会跳舞……”

“会慢的就行了，主要去认识人嘛！”丹娜劝道。

“我……我还是不能陪你去……”娟芸望望天花板，歉意地说。

“娟芸！我们两个都没绿卡身份，你还比我大两岁，我急难道你不急？积极点嘛！去这种人多的场合才能给自己增加机会，否则你说怎么办呢？”丹娜提高了最后一句话的尾音。

“我……”娟芸犹豫着。

“别三心二意了，你又不用开车，一起去吧！”丹娜加了把劲。

“好吧！”娟芸无奈地答应了。

“那…八点见哦！”

挂了电话，娟芸坐在床沿发了一阵呆，像是想到了什么，起身将先前取出的塑料布摊开平铺在床，这样万一漏水还有干地可睡。

来美国这些年，混来混去还是一个人。她不像丹娜——住的房子是新公寓，虽没身份，好歹还有个好窝。谁能了解她的困境？工作的公司倒闭，不但得寻新职，最糟糕的是连正在办的绿

卡身份也泡了汤。说到租屋也不容易,来美后,一二三四楼哪层没住过?吵闹如大杂院的公寓,噪音如近火车铁道旁的改装车库房,搬来搬去不就因为付不起较高的租金?只得这么将就着住,实在忍不下去才搬。就这样,她住过夏天可以热到令面霜溶成水液的“沙漠屋”,也住过夜晚会从屋顶降落批批白蚁的“虫屋”,现在又住到这随时会漏雨成灾的“水屋”。

她跟丹娜不很熟,两人是在某单身晚会上相识的。丹娜比她年轻些,未结过婚,长得壮实实的,两人接近只因都没绿卡。丹娜点子多,常喜欢异想天开。以前有阵子没工作,想去当演员赚钱,为了磨炼演技,特别降格去跟一个老中工程师搞“一夜情”。结果没想到对方外表斯文,可表现出的无情却远超过她的预估,把她当点心似地尝完,脚底抹油就悄悄溜了,让她诧异得火冒三丈,忍无可忍,跑去对方做事的公司,将人找了出来,狠狠给了他一记耳光就跑。后来问她还想不想当演员?丹娜猛摇头道:“那种行业不能动真情,我吃不消!”那以后她开始排斥老中,也嫌老中没情趣,较喜欢找白人做对象。但可惜英语不太灵光,只好仍去单身老中娱乐的地方碰运气,可一个人去又不够自在,因此常约娟芸作伴。丹娜的经济条件比她好,会计工作高薪又稳定,且自己有部新车,不像娟芸开的是旧车,老出毛病。

丹娜一心想嫁人,有一回交了个老外,差点成功,却被一个老中女人抢了去。为此气得常在娟芸面前尖刻地说那女人的闲话,大骂那女人是“婊子!”娟芸很不想听,总觉得人的教养好坏也反映在受挫时的风度。她记得曾见过有个男同事总爱骂以前美国总统克林顿是“淫虫”,其本人行为水准却很差。丹娜这么口不择言,虽说有生气的缘由,却缺乏自省的情操。那些低级字眼怎么说得出口?难道不贬低自己?不觉得难堪吗?坦白说,

娟芸实在反感,又不便说什么。有时她甚至觉得丹娜不是个很适合来往的朋友,但异乡太孤单了,有朋友胜过没朋友。有时也是种无奈,令她不得不感叹:孤独的人哪有选择朋友的权利?其实说穿了,丹娜不就是急?娟芸其实比她还急,但急又有何用?

娟芸坐近桌前,拿起桌上一张镶框的小照,心头一阵绞痛。那是她留在国内的女儿小芽,都十一岁了,清丽的面庞像她,英挺的眉像孩子的爸,忧郁的眼神则显露小芽一直是个不很快乐的孩子。娟芸原有个幸福的婚姻,她与任职警员的先生是在业余剧团认识的,两人的嗓音都好,曾被选出来对唱山歌,就那么一曲订情,后来结了婚。她生小芽那年,先生因公殉职,她带着小芽挥泪重生。但孩子六岁时却得了小儿麻痹症,好好一个女孩就此有了缺憾,走路跛着左腿,成了乡下邻居的笑柄,生活顿时有了许多困扰。娟芸每见孩子走路不如常人就心如刀割,后来搬去跟她城里的母亲同住,小芽有了更多的照顾,她和孩子才渐渐稳定下来。但每每看到孩子的残疾依旧令她痛苦和不安。她好想让孩子的未来换个环境,决定接受一个经营健康食品跨国公司的友人之邀,出国工作,寄望将来有美国公民身份后接小芽去美团聚。

那想到辛苦了这些年却一事无成,原有的公司倒闭了,自己的居留也产生问题,该如何是好?娟芸急得试着到处找工作。有一回老中商家有个地区性商展,她跑去看到摊位不多,经过一家健康食品店时,见摊位桌上陈列了一些稀落的说明书及销售代表的照片,桌后的服务人员少,生意也清淡。望着白桌布上那一字排开的黑白5×7相片,真像什么冥寿或丧事似的。娟芸不觉得对方会雇人,但她没进去问机会,倒是看到一间中医学校的摊位在找人。她走近时看见一个瘦高的中年男人跷腿坐在椅

上,肩部还悠哉地披了件西装外套。对方说他是校长,娟芸还未开口,他就说看出她压力很大,可帮她义诊查病因。娟芸刚要落座,他又说要移位到人少之处才安静。后来找到不远的一角落,他将双手放在她颈背按诊。也不知何故娟芸感到有点后悔,尤其当他的手抚摸到她的前颈时,她紧张得想站起身来。对方察觉,带着浓重的口音问:“你很紧张吗?”娟芸看见四下人少,很怕他会乱来,曾听过许多江湖郎中借口行医占女人便宜的事,这种按诊,更可以有借口遮掩,就算你说他有意,他也可否认得冠冕堂皇,还是小心为妙。于是她点头故意说:“我怕我先生会找不到我。”对方一听,似乎有了戒心,很快便结束诊查,并在她身后反复叮咛一定要来约门诊,让他好好检查,且一直强调自己是专家云云。娟芸边走边点头敷衍着,却搞不清他是哪省人,怎么话说得一点也不清楚,那个“专家”两字说得完全没个专家味。可在这么个地方又能找到什么好工作?更别谈替她申请身份了,她摇头失望地离去。

桌上仍搁着母亲最近的来信,她还记得上头写的那几句话:“妈老了,身体日差,打算跟你哥哥去住,小芽也会一起过去住。但你哥哥负担也不轻,妈希望你能早点把小芽接去美国,大概还要等多久?”她没敢说自已近况,现在怎办?是要积极点,不该就这么拖着,不上不下,毫无进展。她想过,最快的方式是嫁人,若能找个身为美国公民的男友交往就可能成婚,两年后就可拿绿卡,再过几年,申请公民,然后接女儿过来。她也试过,扩大生活圈寻再婚机缘,但几乎全是失望。

放回相框,瞥见墙上粘贴的一张张诗稿,那是过去那些年自己在美国对外接触的感慨。她平日喜欢自己写写小诗怡情,每次有对象交往失败后总会感触万千,又不便向人吐露,只好写了